

河口

14

乘坐十二公尺獨木剝成的長舟，於十二月中旬抵達貝拉加市集，想不到順流峇魯尹河這麼順利，數月的叢林之旅，匆促的譜上休止符。貝拉加的市容跟我五個月前離開的時候沒什麼兩樣，全城還是無精打采的灰色水泥房屋、汽水飲料、鬪雞、賽狗，鏈鋸工招人廣告觸目皆是；一如往常，一付漠不關心的中國商人穿著鬆垮的條紋睡褲，有氣無力的做著生意，窮坐在年久失修的黝暗店鋪裡，身後堆滿貨物，專心的盯著功夫錄影帶，有的則躺在暗色塑膠桌面，桌緣鑲了一道金屬條，臉上覆蓋一條毛巾，免去蒼蠅的騷擾。這些富商獨占內陸叢林產物的生意，子女卻到英國、加拿大與美國留學，專攻企業管理與法律。

抵達貝拉加的當晚，我先去獨享清淨的咖啡店，店鋪的天花板的吊扇軋軋作響，搖搖晃晃的轉著，一隻大蟬飛了過去，正中木製的螺旋槳，接著便撞上牆壁，切成兩截。陰涼的水泥地面，那隻連頭帶翅，身首異處的蟬，還嗡嗡的為餘生奮鬥，突然騰空飛到咖啡店外面，留下孤獨的身軀；十分鐘後，那隻半身的巨蟬受不了燈火的誘惑，連頭帶翅飛回店內，再度撞上吊扇摔到牆角。瞎頑固——我只能套上這個字眼。

等我曉得還要在古晉多待幾天的時候，我開始擔心起來。我現在的處境並不明朗，不知何去何從，心情驚慄不安，心志無法集中，神經仍然在叢林之旅的餘慄中起伏，這種興奮在沙撈越尹郎小徑時達到高峰，現在才逐漸消退著。旅行終了的事實、情緒的鬆弛，使我一時難以接受。

叢林之旅令人失去時空的感觉，興奮人的元氣，但是，來到貝拉加卻像車騎得太快，一時之間人衝過腳踏車的手把，一頭栽到水泥地面。貝拉加城的規模在我同行的首雅伙伴眼中是一個大城，對我卻像回到舊識生活方式的起站。河口以外的世界生活，千篇一律的展示在我眼前。

我曉得，河口的彼岸沒有迎接英雄歸來的隊伍——沒有紅色布條，沒有贏得比賽的獎賞；事實上，世界上沒有人知道我已安然無恙的回來了。這種神不知鬼不覺的回來，令我心中釋然與滿足，這原就是個人擁有的感覺，沒有贊助單位的壓力，沒有規定截止完成的日期，除我自己之外，沒有任何義務。我一直自由自在的旅行著，這實在是任何旅行者最大的奢望。

在貝拉加的這幾天，我打算住在一排店鋪的二樓，一家地下旅店。我要好好享受獨處，要舒適的一間浴室、一間安靜的客房，這間客房是屬於一九五〇年代大眾化旅店，有牢固的門鎖。我放下背包，攔在塑膠皮面的床鋪上，換上沙龍，拿起沈香味的肥皂，走進一間青苔處處的水泥浴室。我扭開出水溫溫吞吞、疏疏落落的蓮蓬頭，一陣尿騷味衝進鼻孔。總算洗好澡，心情輕鬆的出門找飯館。

我辛苦的抓完一盤冷飯、一罐像貓食的沙丁魚、一盤走油的炒蛋，盡是煤油煙味。飯後叫了一杯咖啡與一顆硬糖，咖啡有點熱，沖走一嘴沙丁魚與煤油味，糖則趕走人工混製的咖啡味，最後一杯啤酒，想忘掉這一餐的記憶。吃過飯後，我開始去找那些肯雅同伴，不知他們還好嗎？

我的肯雅伙伴在河邊的倉庫中找到免費的夜宿，這對他們太有幫助了，是難得的好運。我找到他們的時候，他們已在河中洗好澡，正在享受山地米飯、燻河魚與山豬肉。看了他們對新環境的生活方式，正說明我是那一種習性的動物。我實在太快拾回要求安逸與自我的生活理念了。

我們半彎著腰，坐在低矮天花板的倉庫內，空氣中瀰漫著濕潮麻布味道。房間很暗，看不見對方，但是從偶然泛紅的香煙頭與說話的腔調，我知道誰坐在那兒。不久前，我問過旅店老闆，有沒有工作給這班人？他告訴我，離開貝拉加城一天腳程的杜包河，伐木場的中國包商正需要印

尼勞工。我正想告訴他們的時候，唯一出口的門框出現了三位不速之客，一道強光鎖定在我的臉上，接著在這種威脅與惹人厭的行爲中，耳邊響起了兩句嚇人的英語：「你在這裡幹什麼？你從那裡來的？」

原來是一位警方調查官員，他身邊還跟了兩位警員。我先請他把燈光移開我的臉，這時光柱往下，照在粗製的木材地板，相同的問題又問了一遍。想到我身邊有十一位非法盟友，以及自己身上一本過期的護照，我想事情不妙了；幸好，我那天下午早已與巴烏邦等人準備好一番「公認」說辭，這時正好派上用場。

「他們是我的印尼好友。」我說：「他們幫我長舟從浪里布遜村載到這裡，我在那裡枯等了兩個禮拜，現在來謝謝他們，並且說聲再見。」

這三位政府官員相當有禮，還不斷的說抱歉。他們用英語說明執行的公務，還得問這班印尼人問題，巴烏邦說他是代表，一道燈光馬上罩在他的臉上。我聽他用溫和的語氣，小心翼翼的說明他們這群人從那裡來，他們沒有護照，到貝拉加做什麼。

「我們有加里曼丹與浪那旺村長的文件。我們來沙撈越打工。」巴烏邦呈上那張得來不易的文件。

詢問中，有一位警員轉過頭來，說我真幸運，能夠獲得深入浪里布遜上游地區的許可。他說：「一般人只能到巴坑急灘，不能再深入內陸。」

「是啊，我運道好。」我扯了一個謊，靜待接下必問的話，那你到上游地區的證件呢？但是，他只要巴烏邦與巴局傑到警察局走一趟。我這時開口了，請教警官有沒有我能效勞的地方，但是

他們說我最好不要介入。他們有禮的跟我握手再見，帶著巴烏邦與巴局傑，走過水泥小徑，往市中心去。

外頭只有一盞街燈，他們離去的背影灰黑朦朧的，我真怕他們會遭到遣返加里曼丹或遭懷疑的命運，即使真能留下來，肯雅人也知道必會被雇主坑定。三位官員帶著二位朋友，踩在水泥路面，消失在黑夜中。我不知道這件事的結局，我們從此一別，沒再見過面，我甚至沒有機會道謝這趟旅途。這件事令我難過萬分，但是我自身難保，愛莫能助，我也無法等到他們在警察局談出結果來，我還要藏著身體，等待明晨往卡皮的快艇。

警察離開後不久，我與留下的伙伴道別。道別是在全黑的房間中進行，我從第一個煙頭光，一個一個的接下去，與他們握手，祝他們每人好運。我離開了倉庫，打算不再住旅店，因為這裡的人都曉得，只有一個外國人住在貝拉加的旅店。我收拾背包，走到河畔的陰暗處，我想，警察不太可能再來找我，但是怕萬一有人要看我的護照或問起到內陸的許可證。我得藏躲好一點，別被人找到。

天上烏雲低垂，不見月色，我摸索的走下急坡的泥濘河畔，先鬆解背帶，手脚並用的在泥濘中前進。不久，摸到水邊，找到目標：水底下有一條十公尺長的木板，木板連著浮筒碼頭，浮筒碼頭的另一端隱隱約約的泊著一艘大河艇。我先踏上一隻腳，木板上滑在一邊，我把背包調到身體中央的位置，又試了一次，像走綱索一樣，我一腳踏上去晃盪的木板，伸開雙手，一隻腳往後伸，儘量穩住身子，心中唸著：「屏住呼吸，慢慢前進，平衡……停……跨步……平衡……停……跨步。」天色很暗，水淹到小腿，暖暖的。這時根本不能轉身，當我腿上的水開始往下降的時候，

我知道浮筒碼頭就在前方，我終於踏上浮筒碼頭走到船邊。我推開艙門，爬進長十八公尺的河艇，艇內只有一小盞煤油燈，照著船艙內部，船艙沿舷有兩排平行板條，一條已躺著一家六口，朝船頭排著，面面相向，在另一條空著的堅木床板上，我攤開睡袋，將蚊帳勾在天花板，很快的就呼呼睡著了。夜半，雨滴瀝瀝沿著船頂流過，在耳邊響著。

天未破曉，陸陸續續已有乘客上艇，天一亮引擎就發動了。一陣震骨欲碎的顫抖，過夜的乘客馬上醒過來，紛紛坐直身子。起錨前十分鐘的幾聲長笛，我們慢慢的離開黏黏的黃泥河岸，空氣馬上新鮮起來，沿著河畔的叢林飛也似的後退，幾小時後，船左晃右蕩的通過河水滾滾的皮拉谷急灘，眼前河面瞬間寬闊起來，水面也平靜許多；沿途，有許多載原木的貨船，河畔堆著小山似的木材。我瞧這個煙霧瀾漫的船艙，才發現與數月前乘的是同一艘，不過那次是朝上游開去。那次，乘客帶著叢林刀，身上刺著青，耳垂吊著銅環，景觀真難教人相信。這個時候，在震耳欲聾的引擎聲中，看起來還是同樣的乘客，他們用自己的語言，指指點點我隨身的行李，問我在那裡找到這麼一把上好的叢林巴蘭刀、精美的黃藤背籃、手工精細的首雅太陽帽，我才恍然覺悟過去幾個月之真正成就。至少，他們之中也沒有幾人能完成這種叢林之旅的壯舉呢！他們滿懷興緻，聽我細說他們祖先家園的故事，我心裡有數，自己不再是異鄉客了。

上午十一點半安抵卡皮，三十分鐘後，我又換另一艘河艇，順流到西布（詩巫）市去。就在這時刻，映入眼簾的南中國海令我心中湧起一陣澎湃。我正在文化洪流的大轉彎河道上，難以調適心中的感覺，我是太快進入現實世界，但是回到陌生人成群的城市街道，誰又能放慢腳步？

當天，在悶熱、嘈雜、柴油廢氣與頭昏腦脹的意識中，我亂糟糟的在船上渡過一個下午。路

途中的黃泥河畔上，裹著塑膠布的一位婦人被抬上了船，她原來正值臨盆，但是不知道那裡出了问题，血染下身虛弱的呻吟著。河艇中央走道堆滿米袋，還有剛剛上船的體溫猶熱的野鹿、山豬屍體，大家把這些東西又堆高一點，騰出一個空位，四邊用布意思一下的攔起來，算是隔開其他乘客。那個婦女一安放好，舵手不待吩咐的馬上離開河岸，全速前進。底特律柴油引擎的五百匹馬力，怒吼飛轉，乘客在拉讓河上東倒西歪，高級的河艇加速直航，抵達西布醫院約需兩個小時。大家都認為母親或小孩，在抵達西布醫院前，可能保不住命，船尾的一個老婦人擠到船艙中間，願意伸手協助。

河艇順流急駛，沿途汽笛未曾停過。船長操著舵靠近河岸聚集著人群的西布碼頭時，產婦還相當的清醒，許多船東自四面八方擠來，嘈雜中，產婦上了一輛計程車，河艇引擎也跟著熄了火。其他乘客呆若木雞般的坐著，在幾小時震耳欲聾的引擎聲與破浪中渡過，一時無法恢復神智，面帶微笑的船長，為這趟英雄式的飄船充滿得意。我也下船，到了一家旅館逕自睡覺去了。

第二天，船到古晉。我步上黃泥河畔的水泥路徑，站在剝跡斑駁的碼頭，面向街景，一陣木焦防腐劑雜著魚腥味衝入心肺。古晉的中心市場並不大，以亞洲標準來說，還算秩序井然，但是，我感覺這似乎是紐約曼哈頓區。人車擁擠的交通尖峰時刻，站在洶湧的人潮中想衝出市場，我知道我要重新學習一些技術了：像攔截一部計程車，到銀行匯款，上街買幾件衣服，都費一番苦戰。我不自覺的緊緊握著那頂肯雅草帽，小心的把它綁在背籃後邊。這只黃藤背籃似乎不太合適眼前的情景，一位馬來小姐看到我的模樣，忍不住的嘆味著。我拿起背籃，放進計程車的行李箱，用馬來話說明地址，但司機是中國人，不會馬來話，我們改用英語，不過五分鐘，我已回到赤素馨

香味的房間，窗外仍然是一片紅瓦屋頂，點綴著幾隻睡貓。接下的幾天，我閉口不與人交談，整理著多達五百頁的旅途札記；我必得先做好這一件大事，免得馬上面對排山倒海的雜事與瘋狂行為分心而忘記。還有，一面整理資料之際，我也得整理這次旅行的思維與印象，這樣做，也是想在旅行的最後一刻，能夠延續旅行的感覺。

在古晉第三天的早晨，我從汗雨與驚心中醒來。惡夢中，我又被困在浪烏羅村。我想，這場夢恐怕不只是夢而已，我大概是中魔了，或許是「達勇」對我發動攻擊，越空使出無形的針或刀，我大概很快就要生病了。

沖完浴，太陽還沒有露臉之前，我走出房間，在中國城逛了一、二個小時，然後去找朋友——葛麗絲。在木匠街底，西安宮的前庭，她正幫忙她的母親照料水果攤。以前在古晉的時候，我們聊過自然的事，等到我告訴她我的夢境，她馬上說我要找一個「撥魔」（達雅克族的靈媒），破解這個符咒。

葛麗絲還教我要怎樣做。她說：「你要買一對紅燭、一小束香、二只蛋、二毛錢美金的餅乾、一瓶啤酒，如果驅邪成功，看你心意再送禮吧，這是我們的習俗。」一位六十歲的達雅克婦女住在城外，我們可乘公共汽車去。以後幾天，我們安排了時間要去看她，但是都沒有去成，加上我時間有限，我便乘夜機到吉隆坡去，但是那個惡夢的隱憂仍然揮之不去。

下飛機時已近半夜。在吉隆坡機場，我特意選了一位睡意朦朧的移民官，他閃了一下我那本過期的簽證與失效的護照，不發一言的打了一個大呵欠，蓋上圖章，還給我。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

在計程車招呼站，我與一位剛從加拿大來的志願兵共乘一輛計程車，他正要往沙撈越去。我們坐在朋馳車的後座，車輪滑入鋼筋水泥的城市。他在中央大飯店訂了房間，大方的邀我住在一起，免得三更半夜還得找旅館。旅館門房提起他的箱子與我的背籃，送到房間，我沖了一個冷水浴，圍上毛巾，走出浴室，我看見房間內唯一的單人床上的枕頭旁擺了一個玩具熊。這位仁兄在計程車上知道我到過沙撈越，所以倚在床邊，拿著筆記本與一支筆，「有何忠告？」他問我。我冷眼打量這位志願兵的臉，眼睛再移到那隻玩具熊，又回到他的臉。

「回加拿大吧！」這是我第一句想說的話，事實上我能說什麼呢？我實在忍不住的彎腰大笑，什麼忠告？面對一位成年人，帶著他的玩具熊，談什麼每天為基本的生死奮鬥的部落叢林文化。我只好儘量揀些古晉的好處，他還算有點滿意，便步入浴室洗他的澡去了。還沒有等他洗完，我穿上衣服，到外面的露天夜市逛一逛，心中還是惦記著那隻玩具熊。當夜，我最後一次攤開那張藤蓆，躺在地毯上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上，到美國大使館重新辦好護照延期，藤籃背包與巴蘭刀海運寄回舊金山。

我把旅行日記、照像機、底片、換洗衣服塞進一只旅行袋，搭夜車到新加坡，賣掉手頭剩下的貨：二公斤超級沈香木與五十公克的黃金。只要出手把這些貨物送出去，我的「以物易物循環買賣」就結束了，當然，也走到我旅行的終點。

到新加坡，我住進了有名的「來富爾」大飯店旁邊的一個中國人開的小旅館。黃金很快的脫手給印度珠寶商，第二天也找到了沈香木的買主。起初，這位買主不願從一位陌生人手中買這麼一點沈香木，但是我們一起喝了一杯甜茶後，我告訴他我如何取得這些沈香木的歷程，他終於以

低於市價，每「卡帝」六百五十元新加坡幣收購。我帶著這些利潤，走到新加坡銀行換成美金，找到一家美國聯合航空公司，買了張經過澳洲雪梨往舊金山的機票。

我奉上那八百美金，眼看著航空公司的職員用手點著一張張花綠的鈔票。「在雪梨停一下，不必定離境的日期。」我再度提醒這位小姐。

電腦在機票上打出我的名字，這時我又想起這八百美金的來歷。六星期前，在馬哈根河上游，爲了這些伽哈羅（沈香木）的精靈，還用一隻雞來血祭過。用一只雞蛋，請哺乾·馬蘭（白女神）除去那株伽哈羅的名籍，然後用山刀劈出伽哈羅，用來換散彈。那些金子是從馬哈格峇魯的基督徒礦工手中買來的，那位礦工花了很多心思，從諾亞慶金沙中，用淺木盤篩出來的。我身上的衣服還留有煙味，腳踝上留有水蛭的吸痕，我看到這位穿著航空制服，面帶微笑的小姐，親手把機票遞給我。

「祝您假期愉快，再度光臨新加坡。」她口氣溫和，簡單又有效率。

「好啊！」我喃喃了一句。

到澳洲的入境簽證過期了兩天。這兩天，在新加坡人車相擠的路上，無法忍受嘈雜的聲音，我掙扎著奔走在銀行、大使館、換錢所、計程車招呼站、公共汽車站、露天餐館與略爲安靜的旅館房間，簡直精疲力竭。高樓大廈的購物中心內，我上上下下的搭著無聲無息，橡膠地毯的自動電梯，處在香水瀰漫與空氣調節的時空，我像土包子一樣的面對著千奇百怪的商品，尤其是電池音樂牙刷每回放出「歐！多美的清晨啊」時，我便又神遊回平南露營地，教會合唱團的巴第克，

那牙線的功能。如果說我不喜歡這種牙刷，是騙人的話。我用「伽哈羅」換來的銀子，買下一套。這套自動牙刷簡直是叢林之神，給噴水模鑄塑膠之神的貢品。

巨無霸飛機騰起的時候，已是黑夜。我倚窗而坐，下弦月已升起。肯雅族可以分出十五種月形，例如，「普蘭瑪魯克」是種木薯、稻米與花生的時期，也是結婚吉日；月亮越來越圓，象徵新婚妻子的大腹便便。晚餐送來了，裝在分格的塑膠盤內，整整齊齊的，刀叉封在塑膠袋內，印著航空公司的商標。我把這盤完美幾何圖形設計的食物擺在一邊，又開始神遊起來。幾個月前，還在叢林紮營的時候，飛機從頭頂飛過，曳著一道金光，切入雨林。我坐在機位，下面當然是一片汪洋，但是我還是朝漆黑的夜空尋覓叢林營地的微光。我半睡半醒，尋覓叢林的營火之光，但是，澳洲中部破曉前的橘紅色天光已在東方水平面昇起，我知道錯不了的，澳洲的輪廓越來越清晰，不用說，那一望無垠的乾旱之地必是澳洲大陸無疑。巨大茂盛的叢林冠層，吊著蘭與蕨的硬木林不見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條條光禿禿的土地，擠在綠色覆蓋與林木之間的地景，那是一種乾旱，高低起伏的紅色砂丘平原，乾涸的河床，有刺小灌叢的砂地。我想像中的大地叢林已被刀斧劈毀，剩下光禿的土地曝露在大氣下。我還是帶著這種感覺，魚貫步出雪梨的金絲弗·史密斯機場，直到通過海關，投入接機朋友的雙臂中，我的遊魂才回到身上。